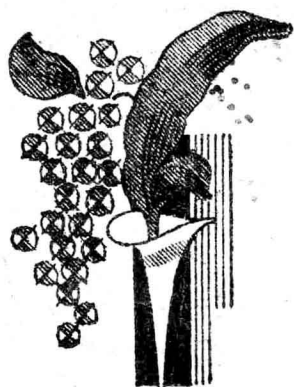


八賢手札

八
賢
手
札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二十三年三月二版

分售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承成誠誠誠承
承成誠誠誠承
承成誠誠誠承
承成誠誠誠承

標點者校閱者出版者
標點者校閱者出版者
標點者校閱者出版者
標點者校閱者出版者

濟奉長營安青青

南天春口東島島島
南天春口東島島島
南天春口東島島島
南天春口東島島島

暨上各省海廣益書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
章月侶
夢蝶主人

新式標點
八賢書札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序

自咸豐初元，曾文正公督師討賊，天下智謀雄偉非常之才，雲集颺起。而吾湘人士，咸類聚赴功名，立致通顯，建旄節者相望。獨郭丈意城先生，以貴介弟而不爲達官。然先生深於戎略，湖南巡撫銅山張公、花縣駱公、歷城毛公、陽湖惲公、景東劉公，皆辟爲幕府。軍謀進退，諮而後行；匡危定傾，動中窾會。東征諸將帥，爭走書取決機宜，用平羣寇。至今言運籌轉漕之功，莫不曰：「先生爲多」也。顧其天性好退，成勞不居；時平身隱，俛仰歌嘯於泉石之間，意殊自得。去年樞密大臣咨問先生於巡撫，蓋朝廷方欲以事相屬，而先生已前逝矣！哲嗣子澐觀察，蒐理遺書，因檢篋中舊存駱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肅諸公，及今相國合肥李公、湘陰左公、大司馬彭公、兩江制府曾公所貽先生手札，都爲一卷刻之，而屬鴻襪弁言於首。子澐之意，蓋不忍泯其先公所藏，以存父執之風義云爾。後之覽者，因以考知世變，將有感於人才之盛衰，而先生之閱識孤懷，功在當時而不與，亦可以得其概焉。

光緒甲申春暮善化瞿鴻禨

目次

曾國藩書札（二十八則）	一
左宗棠書札（十二則）	三九
胡林翼書札（十六則）	六〇
曾國荃書札（十四則）	七四
彭玉麟書札（十七則）	一〇〇
沈葆楨書札（四則）	一二七
李鴻章書札（六則）	一三二
駱秉章書札（七則）	一四二

新式
標點

入賢書札

文正公曾國藩書札

一

意城仁弟左右：王衡臣之世兄來鄉，接展

惠書，頃又接黃宅專丁寄到

賜緘，荷承

垂注殷殷，至以爲感。目光昏花，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鏡；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或看書作字，霧裏采花，濛濛無似，何其憊也！往事之悔，蓋亦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忡之象，比牯平善，然不慊而餒，難遽言充實也。先慈葬地，自須急求改卜，

來示所云，蓋古人所稱「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先君葬域，人多謂其「兇煞」。果若所云，是在害什之科，而利什者，又不可以卒求，斯亦疚心之一端耳！應咨轉詳之件，尙有數件事。月內之病故，諸事廢閣，山中無書吏，須手自料檢，遂爾遲遲，來書須三月十五以前趕辦，今既過期矣，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良不可及；但惜作賊耳！麻城防兵，聞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信否？令兄初次家報，比想已到。舍弟接其正月十三惠書，知其將住內城，稍避塵囂也。霞仙昨在舍間，言閣下當以四月來敝邑。來示約與霞公同枉敝廬。六年之別，得一良覲，欣感何極！掃徑延佇，惟增飢渴。家譜會台詩刻本收到，令弟對聯屏幅，書就奉上。摺扇未寫，目力不耐細字，筆亦退不中書，祈亮之。相見有日，統容面罄，肅復一一，順問近安，諸希心鑒！

愚兄曾制國藩再拜。

意城仁弟左右：臘月中旬，接展

惠書，敬審一切。比想

起居康勝，新社增綏，至以爲慰。粵中……

猖獗，良可憤嘆！惟夷情志在通

商，稍有損於

國體，當無害於民生。或者許和之後，仍可馴擾，則此方生靈，免遭塗炭耳！厚庵東下，計已早抵南州；或金陵先復，則無需迪庵之繼往。任吾補交周姓銀兩，卽日當緘告時卿觀察查收。到籍後，應行咨辦者，尙有數事，以在制不敢具公牘，一切停閣，心甚歉仄。頃接孫閩青信，渠以接丁父憂，須由敝處出咨，囑由縣轉詳云云；此法尙妥，擬卽推而行之。凡有應咨事件，呈明本縣，將咨錄入詳內，或亦妥叶。開印後，卽專人赴縣照辦，然已沈閣久矣！筠仙令兄至周家口後，有信回家否？沿途想尙平安。僕恪守禮廬，諸託妥善。惟心血積虧，極罕佳眠，或通夕不寐，目光昏花，看字不能過四葉。回思數年在外，譬尤叢集，時用內疚。又壬歲母喪，葬非佳壤，去年葬父，亦非吉域。今歲擬親履各處，求稍可以安吾心者而改卜焉，庶幾少釋歉衷。肅泐布復，順候

近祉，諸惟
心照！

愚兄曾制國藻再拜。五月十日。

三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正月廿日，張亦琴太守專丁來建，接臘月十七日

惠書，藉悉一切；即諗

獻歲多祺，閣潭庥吉，至以爲慰。此間賀正摺弁於十九日旋營，接筠公信，知以陳尙書之薦，入直

南齋

召對兩次，

寵眷方隆，而此間已於十一日附片奏請來營，既奪其供奉之美，又奪其分校之差，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諺所謂「騎馬不遇親家，騎牛遇親家」者耶？蕭浚川軍至贛州後，即赴信豐，以解重圍。凱軍至景德鎮後，臘月十九日，翔岡小

挫，與鈴峯部下，共亡百六十人。廿七日，凱章獲勝，其部下亦亡九十人。正月十七日，凱鈴又小挫。第五旗之獨紫牛角嶺者，被我撲去營盤。余曾於除夕函告，謂「五旗距凱太遠，恐難獨立。」凱復信言：「旗長可恃。」遂不移也。五旗被撲後，又換三旗紫牛角嶺，余心雖喜其堅剛，而彌益懸懸矣！自

閣下與人樹歸去，老湘蒙字等營，便不甚通氣。卽如凱章十一夜敗挫，而稟報廿二日始到。翔岡去臘請撤之稟，有云：「勿惜一人之殘生，憐此二千之性命」等語，似僥焉不可終日。僕因批准卽撤，而渠續稟，又願俟景鎮克復再撤。十九日之戰，凱未出隊接應；二十七日之戰，翔又未出隊接應，其中是非曲直，均難一一分明。若使閣下與人樹在此，則凱翔必有私函縷訴，卽沅甫舍弟在此，亦較疏通。萬望

閣下卽約人樹枚村與舍沅弟於二月間同來，至切至禱！舍弟以溫甫之故，在家中多方隱匿，至今尙未說破。目下恩卹已至，想不能再匿。正在哀禮紛煩之際，又先嚴改葬事未妥，家叔病未痊，能否速行，尙未可定。僕此次函催之矣！凱章旣在險危之中，自當謀所以濟之振之，現派彭山岷調兵六百，喻吉之余星煥等添勇一千，朱

雲崖添勇二百，張岳齡添平江勇一千二百人。俟其到時先換二千人赴凱章處助剿。將來另求一統領添打一支。現向耆中丞索餉，雖不可必得，然不得不放手一辦也。順請

台安！

國藩頓首。正月廿三。

此次未寫 季公信，祈一送閱。

四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二月初九接

惠緘，知尙在鄉未晉省也。此間一切調度，俱次第緘告左季公，自可徐達

尊覽；此次亦有書詳布季公，祈一索

閱。翔岡初六日來見一次，愧悔之情，與憤發之志，似終足有爲。此次大段之錯在翔，

一日之錯實在凱，今曲直了然矣！若

閣下與人樹在此，當早了然也。季公書言

閣下仍當出軍入局；湘中維繫之殷，不問可知。目下却望閣下來此一行，能挈枚村同來更妙；否亦須偕人樹來也。四月以後，沅甫必到，筠公亦至，則

閣下可飄然遠引矣！千萬！千萬！無遲！無遲！此間購得佳書數十種，若非親舉玉趾前來領取，不可得耳！復請

台安，不一。

姻愚兄曾制國藩頓首。二月十一日。

五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久未得

惠書，只增馳系。寶郡城內外各營，被賊大圍包裹，殊深焦灼。黃州派來之五千三百人，聞已渡湖；希庵想已率之而南矣！此間景德鎮於十四夜克復，而浮渠城尙未退出，不知別有詭計否？各營皆小心謹慎，追剿當無他慮。如果賊蹤遠竄，寶城仍不解圍，當謀派人回援耳！前專戈什哈至浙江，頃於十二日回撫。接邵位西信，并所作共

房侍講墓志，茲照抄專呈。又國藩作孫太公墓表一首，芻言序一首，附呈，祈
妥交孫宅，或代謀刻印。又銀百兩，卽前所云「以半贖襪，以半刻書」者，祈與
仲雲兄妥爲經理。其芻言全冊，擬再寄位西一閱。故未附還。肅布一二，順問
台安。不一。

姻愚兄 曾國藩頓首。六月十八日。

六

意城親家大人閣下：廿三日接初八日

惠緘，知霞仙往訪山居

漢游之歡，至慰至慰！凱章已於十一日至江西省城，次青十二日亦至。待其抵徽，當
以鮑李張三公，由石埭涇旌三路救援寧國矣！廣德州於十四日收復，季翁到，卽由
廣德進剿蘇境。此間一切，取辦於國藩與少荃二人之手。少荃八月赴淮揚辦水師，
以後僅鄙人獨爲之，萬不能給。

親家既不入蜀，千求速來一助！八月底到營，幫我三月，年終歸家，決不食言。求之不

可必，惟有高聲唵佛而已！順問
台安！

國藩頓首。七月廿三日，

七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初二日接七月十八日

惠緘，并密封副書，敬悉一切。鄒曹彭三君，頃又咨催加札，祈代催速來！樹堂告假歸觀，一月即來皖南，亦請催之。暫留駱帥之舉，得固叟書，尙爾躊躇；次日聞嘉興師潰，浙江危急，遂亦冒昧陳奏。鄙性謹慎，爲

閣下所稔知；此次忽爲度外之舉，爲大局計，非得已也！若果邀

俞允、雲仙親家或可出佐駱帥之幕，仍求

閣下前來相助。頃幼丹信來，不願做官，但願出佐敵幕，仍訂每年歸省一次。

閣下若惠然肯來，亦可每年一歸；燕鴈代飛之候，鴛鴦少獨宿之時，此亦天下之至恕也。

閣下豈有意乎？鄧小耘羅寶垣均以咨札調之；能來與否不可知，且先廣爲搜采，「所謂取之欲博，用之欲慎」也。仍祈

閣下採訪彙薦，至懇！至懇！東征局擬與潤帥剖分而食，蓋以鄂餉近日極絀也。天數地數，稍遲當如法炮製，恐難償所願。次青初七到祁門，凱章初十可抵旌德，春霆尙未到。其部下日內當有仗開，殊不放心。浙賊近日無警信，并聞。卽問台安！

國藩頓首。八月初一日。

八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舍弟至，得賜書，敬悉一切。蜀中爲古來兵交所必爭，屢緘諄諄以此爲慮。今聞敘州、瀘匪作亂，連陷四縣，郡城亦有不守之謠。若使石逆入蜀，乘機煽誘，爲禍正自不淺。六萬人分三道入皖，

老謀自是切當。特鄂中實無此氣力。現擬以國藩任第一路，由石牌規安慶……
……由太潛取桐城，潤帥任第三路，由英靈取舒城，希庵任第四路，由商固六安

以圖廬州而潤帥既牽於吏事糧事難以出境希庵又以母病不能遽來則四路之說亦恐徒託之空言而河南粵捻叢雜東至清淮西至確山二千餘里無一乾淨之土袁午帥數請鄙人由商固繞出懷蒙以北自揣棉力實有未逮揚厚庵新受池州韋賊目之降欲僕速往主持其事亦以才薄不敢任也賤軀日益孱弱又已不如去歲（九月初三）聞雨三漱六兩親家相繼淪謝益增中年之感所幸鄂省官紳毫無猜嫌差用自適順候台安！

國藩頓首。十月十三。

九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十六日接初八夜

惠緘二千里外寄墨領四紙謂之不謬可乎否也？彭雪琴於凡覆過之公牘將來文一概焚毀謂之不達可乎否也？凱章一軍似有速來之象大歡！鄙意總求拒賊於皖浙不令闖入江西境內則江浙并受其福果然吾惟子之德不然亦惟

子之怨矣！季公在浙，足當數面。誠如

尊指，國藩惟想其來皖一次，一則商定大概規模，一則欽奉

諭旨，亦須面面俱到。如其世兄尙未全愈，亦未敢遽以相強也。次青任防剿於衢信，彼泉辦牙釐於江西，少荃辦水師於淮揚，國藩左右，仍是孤單介特子立無助。季公若不遽出，即求

閣下翩然命駕，速來敝營，并懇預告

二親家母，無令長夫日日梭巡敝營，徵召追呼，聲震遐邇！頃季公在營，吾戲之曰：「意城譏君有懼內癖。」季曰：「彼則自癖，而反誣人以癖。」孰癖孰不癖，請以此行卜之。僕已於十五日自宿松起程，十六日至橫壩頭，諸 叨平順，足慰

廬念。復問

台安，不一一。

國藩頓首。五月十七。